

集部

皇霸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秦

公孫鞅 本衛庶孽公子事魏相公叔痤痤死迺西入秦相孝公封于商號為商君

遺魏公子卬書

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遺卬書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史記

張儀 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學術以衡道為秦相又相楚魏卒于魏漢藝文志縱横家有張子十篇

告楚相檄 史記儀初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反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李冰

誓江神碑 水經注云江水東別為沱又歷都安縣有桃關李冰秦昭王時為蜀守作大堰

于此堰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益州記冰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是以蜀人旱籍為溉雨不遏流俗謂都安之堰亦曰湔堰又謂金堤為碑言治水法也

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要

湔堋堰官碑

深淘灘淺包隝 灘古灘字隝即堰也○楊用脩金石古文云冰在蜀治水功烈盛矣誓神而神至今不敢違教民而民至今不能違其文又簡古眞異人哉○風俗通云冰開成都縣兩江化為蒼牛與江神鬬江神遂死

蘇代

為齊獻穰侯魏冉書

冉其先楚人羋姓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侯相秦趙與秦伐齊齊襄王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為質趙惠文王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請益甲四萬伐齊代爲齊獻書穰侯於是穰侯不行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令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

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戰國策

同前史記

秦昭王三十三年穰侯攻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益趙兵以伐齊齊懼使代陰遺穰侯書穰侯引兵而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

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

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范睢字叔魏人從須賈使齊謟以持魏國陰事告齊魏相笞擊睢佯死逃入秦為相

獻秦昭王書

睢因王稽入秦更名張禄稽言之秦王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

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湣王甞稱帝後去之數因三晉猒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昭王大說謝王稽使以傳軍召雎因得進說王親韓魏以威楚趙楚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因言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而不聞有王以恐動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收穰侯之印使歸陶拜雎為相封應侯

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

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

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久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戰國策○闔一作關

同前史記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

砊宋有結緑梁有懸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

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概一作溉

韓非韓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使秦秦王悅之為斯所譖下吏自殺

上秦王書

秦伐韓非使秦說以宜從韓伐趙欲以存韓李斯以為不然請往詔韓王未見上韓王書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

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内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彊敵有蓄積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

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鋭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内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

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

韓非子○趙少宰用賢云非直指貴臣之失計宜乎斯之自為淫說而不能免也范雎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

李斯

楚上蔡人初為呂不韋舍人因得以說秦王仕至廷尉以罪族

上秦王論韓非書

詔以韓客之所以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㤥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

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名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

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禽彊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不足下一有爲字

上韓王書

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

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

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

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臣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

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晩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並韓非子

上秦王諫逐客書

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遂并天下

○新序云斯在逐中道上諫
書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

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賔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史記

上始皇帝蠲除詩書百家書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哉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制曰可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

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

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本紀○李斯傳書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建立令陛下幷有天下辯黒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史記

上治驪山陵書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為陵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斯上書

帝報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扣之空空如下天狀

始皇報丞相李斯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蔡質漢儀○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

上二世行督責書 二世時法令日深賦歛愈重楚戍卒陳涉吳廣等亂起山東西略地時斯子由為三川守弗能禁使者覆案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

狗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狥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狥人則已賤而人貴故狥人者賤而人所狥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狥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

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如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

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

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上二世言趙高書　二世用趙高計以天子當深拱禁中乃不坐朝廷見大臣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為言故令于二世方燕樂至宮門奏事以激怒二世因言斯權重于主長男

由為三川守與盜通斯聞之時二世在甘泉斯不得見上書言高之短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獄中上二世書

斯既為趙高所陷二世屬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不勝痛自誣服斯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之寤而赦之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具斯五刑論夷三族

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
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
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
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
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
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
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
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

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王綰

請立諸子奏丞相綰等言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海内皆為郡縣置諸侯不便從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

唯上幸許
廷尉李斯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
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報
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

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徐市

上求僊書二十六年齊人徐市等上書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陳餘大梁人從趙王武臣為大將軍後立為代王為張耳韓信斬泜水上

遺章邯書

楚已破秦軍章邯為秦將距項羽羽軍漳南邯軍棘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令戰而勝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是時餘為趙將軍鉅鹿之北亦遺邯書邯狐疑與羽約降羽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欣為上將將秦軍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

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脱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内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史記

同前 班固 漢書

白起為秦將南幷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

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

為戮乎

同前 荀悅漢紀

白起為秦將南拔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令將軍為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令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死無

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

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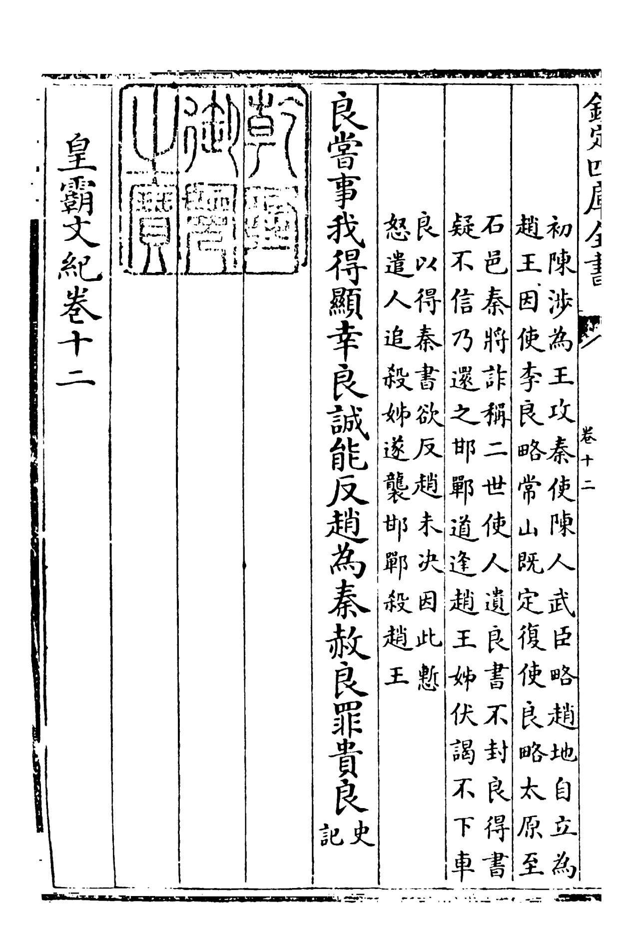
遺秦將章邯書

辯士隱姓名遺邯書

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二世華廙善文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初陳涉為王攻秦使陳人武臣略趙地自立為趙王因使李良略常山既定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良書不封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道逢趙王姊伏謁不下車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慙怒遣人追殺姊遂襲邯鄲殺趙王

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 史記

皇霸文紀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霸文紀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孫鳳祥

皇霸文紀卷十三

明　梅鼎祚　編

左國國策

春秋辭命為重諜野集長典嚴博奥至於戰國策士游說從横短長捭闔各極文章之用然多口舌寄文不必毫翰被跡其間顯名書訊前已具登它若體裁近似斐亹致詳者摘附此末亦識疑而過存也

左國

周

襄王辭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

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

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國語

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王有姻喪晉使如周弔致閻田與襚反頴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説于晉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

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左傳

王子朝告諸侯景王子

初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為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匄是為敬王召伯盈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備子朝也子朝使告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于䖏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

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左傳

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王徙居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魏獻子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進速衰序於是焉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

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晉

厲公使呂相絶秦名壽曼景公子相魏宣子呂錡之子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杜注云葢口宣已命是本非書也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徳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徳矣

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皋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宮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揺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恵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悪復修舊徳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

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晋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徳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晋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徳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

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左傳

趙鞅誓師

鞅納衛太子蒯聵遇鄭人為齊人輸范氏粟者戰于戚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左傳志父簡子更名

鄭

公孫僑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止之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

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吳

吳王夫差告勞于周

吳既為黄池之會使大夫王孫茍告勞于周周敬王荅之曰茍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

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惟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没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貫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僕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

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薋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齊侯任簡公

使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許之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辠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

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辠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

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秦

繞朝贈晉士會策 晉襄公之卒也秦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云云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左傳○楊用脩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趂韻之誤耳○鼎案杜注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已所策以諭情也即二語亦不類書體書記洞詮亦正載今但附此以待博識

國策

秦

或謂秦武王策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黄池之遇

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棘黄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

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或說秦昭王策 鮑彪注云此上元有張儀字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删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

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懐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

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

江南荊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
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强齊燕中陵三
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巳
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
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
則荊趙之志絶荊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

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

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士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

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内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虚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

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齊

蘇秦說齊閔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

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者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

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

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

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内不反則穑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

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竝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

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不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

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巳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

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

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釀

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

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内酺而華樂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

矛戟折鐶弦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宫之所

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養廝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澈舉衝櫓家雜總身窋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為亟且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内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無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

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

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

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收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

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鮑謂此策

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說於聖雖鍾竽倡樂非所以啟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趙

或謂趙武靈王策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

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
巳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巳
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巳也而尚相鬬
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
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
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巳五
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
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

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

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于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

彪謂從横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

魏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王策秦召魏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代為說秦王

注信安史不書秦王武或昭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

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魏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固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

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須賈為魏謂穰侯策 魏安釐時秦敗魏於華走芒卯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

穰侯曰善

乃罷梁圍

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

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

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

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

朱已說魏安釐王親秦策齊楚相約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魏人唐雎往說秦昭王發兵救魏魏王以秦救之故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朱已謂魏王　朱已史記作信陵君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

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絶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

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决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

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横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

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贄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也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史記俗作族同知作識非所施作非有所施伐韓作共伐韓近秦作近秦患不破作不亡之禍也作之親必且作必將便事並作更事三十作三千危隘作冥阨右上蔡召陵作右蔡召陵左召陵韓亡作夫韓亡懷地作懷茅而水作水灌許之作誅之不受作不愛而間作以間從橫軍作林鄉軍十攻作七攻國中作圃中乎闞作平監山北作山南山北數百作數十數十作數百百此作由此欲之作之欲

之兵作之國因求作而求共莫作共甯已通作安成共有作今有韓是魏之縣也作是韓則魏之縣也入朝為臣之日不久作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或謂安釐王策

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

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蓄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燕

蘇代約燕昭王策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

從親如蘇秦時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

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至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茍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

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彪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史記蘇代傳在燕破齊閔王之後輕舟史作乘船待天下作欲待天下下軹道作我下軹道銛戟作鋏戈無濟陽作無外黄濟陽魏以為作魏氏以為齊據作齊救無齊有秦作有秦無齊黽隘作鄳阨已得講至馬陵作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太后穰侯作太后弟穰侯宋必令作宋此必令知作制末句有也字

皇霸文紀卷十三